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

南菁書院

詩古微十四

邵陽魏源默深著

大雅荅問下

問民勞板蕩桑柔皆刺厲王而序不明其所刺之事者何曰幽厲之惡無大於親小人而幽則豔妻奄寺皆傾惑柔惡之人厲則疆禦培克皆爪牙剛惡之人且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故召穆凡伯皆託諷察友一詩義著則餘篇大同姑先以民勞篇發之次章毋棄爾勞以爲王休末章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皆以爾女斥王無此文義故知與四章戎雖小子皆斥小人之詞無棄爾勞以爲王休則諷世臣之語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則勸輔辟之臣板詩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卽斯誼也墨子言厲王染于虢

公長父及榮夷公而史傳言虢公長父爲厲王主兵征伐于外

是彊禦之臣

荀子成相篇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案孰公當作郭公郭虢同聲字

國

語言榮夷公專利聚斂于內是培克之臣流彘之禍起於貪暴故詩屢言民亦勞止而欲其惠中國以綏四方柔遠邇以遏寇虐言所患者不在四方而在國中民其賊民者又非戎狄而在朝廷小人也小人者貪暴於外而獨能詭隨於內故每章以無縱詭隨爲言詭隨在側則忠言不聞民怨不達足寒傷心民怨傷國王則受之故春秋傳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盡之矣盡之矣寬於詭隨之人而猛於矜寡癯獨未口能得志者也後漢陳忠傳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

蟻穴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譎

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此之謂也曰板詩刺同寮其

義孔明蕩詩遠託殷鑒詞非一軌豈亦但同民勞乎曰蕩次章

培克在位彊禦在服

服侯服也

謂榮夷公以專利內尸三公之位而

號公長父以二伯專征外擅五服之事四章怙然中國歛怨爲

德則刺培克在位也六章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則刺彊禦在

服也而毛傳於四章無背無側以爲背無人側無人則複陪卿

之文乖魯韓之義故與怙然歛怨義不相蒙

漢書五行志釋詩曰不明其德不知

善惡以美爲惡以惡爲美究至於無有善亦無有惡師古曰言雖有背逆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韓詩外傳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亡主以隸爲佐非賢者莫能用賢有詈詈爭臣者昌有默默諛臣者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蓋三家詩作亡背亡仄猶言無反無側言

不明之君其臣雖有反側者視若無有豈知炁然斂怨之臣卽反側之臣則刺用培克之榮夷公明矣六章箋疏不詳內嬖覃及之事故長父之惡不明桑柔二四章之義不著而歐陽修至以厲無征伐之事

桑柔二章四牡駢駢旄旌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四章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

孔棘我圉箋以爲軍旅之禍歐陽氏非之

考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

命虢仲征之不克史記楚世家熊渠畏厲王暴虐去其三子王號此則內嬖于中國及自西徂東孔棘我圉之事也西羌傳先是夷王時荒服不朝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狄寇掠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攷世本注以鬼方爲先零

見文選注引先零西羌也又干寶易注鬼方北方國

而匡衡以成湯之服氏羌爲

懷鬼方此則內嬖中國覃及鬼方之事也其刺用虢公彊禦之

臣明矣蕩詩之義猶民勞之義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厲時威令頗行於四方而民心已叛於畿內厲虐類紂故召穆屢咨殷尚以陳刺

問民勞序召穆公刺厲王箋以厲王爲成王七世孫而疏引服虔說穆公爲召康公十六世孫蓋依世本爲說攷論衡氣壽篇稱召公百有八十歲故俗本紀年以召康公卒於康王二十四年至厲王元年百三十二年每世不及十年者何史記謂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行政號曰共和若謂共伯和攝行王事則諸侯失地稱名乃命其爵諡而斥名以紀年者何曰穆公當爲康公十世孫世本衍六字耳召公天壽平格則其暮年當及見四五世孫又歷五世而至厲王則穆公殆其十世矣若以十六

世當七王無是事理正義強申之非也至疑其伯斥名紀元者

蓋爲史記號曰共和之語所誤漢武建元以前本無年號惟史

記年表起自共和以來若周秦古籍則呂覽

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

來爲稽矣周厲王之難天

莊子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其伯得平子贖紀而天下皆來請矣共首郭象曰共和者周王之孫

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

汲冢紀年

周本紀索隱及莊子釋文

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

引紀年曰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卽于王位二十六年大

旱王陟于彘周公召公立大子靖爲王又沈約注曰大旱旣久

廬舍俱焚卜于太陽兆曰汾王爲祟乃立王子靖共伯和遂魯

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

連子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是爲宣王

其伯復歸于衛

皆無改元共和之說足徵周召行政號曰共和之誣矣

本非年號何斥名之有古今人表其伯和在厲王世居中品之

上孟康謂入爲三公正符左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之說則其

年仍皆厲王之年魯連子謂共伯使諸侯復奉王子靖而自歸于衛則卽地理志州共屬河內郡故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所謂共山之首也其地後入於衛故魯連以歸衛爲言而杜預謂共縣東南有凡城郡縣志共有汎亭卽雅詩凡伯之國則共地卽凡國古者多以所都名國故殷與商並稱康與晉並稱以及梁魏韓鄭皆然凡之卽其亦猶是已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允而凡伯板詩作於厲王時已稱老夫灌灌則其年必長於周召二公故二公從民望而推之以親賢鎮撫海內其後歸老於凡并釋侯位不居而老於共山之首故天下皆以共伯稱焉猶厲王終於汾上謂之汾王以見其失王位此稱共伯則表其并辭侯位也易林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卽桑

柔篇天降喪亂滅我立王之事亦卽呂覽厲王時天子曠紀之事亦卽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之事是豈子虛烏有之人而可曲傳爲周召之共和乎

陸奎勲謂共伯卽周定公欲通史漢爲一說則紀年明以共伯與周召爲

三人且詩譜言周公召公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宮而春秋時有周公召公則斷非外諸侯入矣至大雅末瞻仰

召旻幽王之凡伯則距厲王時六十餘年必其繼世之子孫猶

春秋戎伐凡伯于楚邱又非召旻之凡伯也召旻卒章曰昔先

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闢國百里正謂召穆公與其先人佐宣中

興疆理至於南海幽王所及見也苟謂追述召康公分陝之盛

則何以不及周公乎

問柔前八章章八句皆刺王後八章章六句皆諷寮友前以桑起興後以鹿起興或謂作非一時以出自一人故合爲篇者

何潛夫論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聽退賦桑柔之詩與
毛序同誼而篇中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鄭以立王爲五穀謂王
所恃以立於文不詞者何曰此詩當爲上下篇古人無分前後
上下之例故合爲一篇但謂作非一時則鑿也前八章滅我立
王自指厲王流彘之事詩當作於共和攝政之時若作於厲王
在位時則監謗疾威道路以目雖以凡召之親賢尙僅託詞殷
商旁諷寮友敢若此極言指斥乎至前後八章之誼皆當以芮
良夫解證之芮良夫解作於將流之前此詩作於旣流之後其
解曰后除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
敵眾后其危哉爾乃贖禍翫災余未知王之所定時惟王之患
其惟國人是明知必有流彘之事但皆豫慮之詞而非若此前

八章皆事後之病也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盡則百姓叛矣曰念我土宇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圉則諸侯畔矣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則國亡非一日矣釋文引鄭本好是家嗇力民代食家嗇惟寶代食維好故箋云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不能治人者食人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而王不尙賢但知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全用韓詩正同芮良夫解貪利作威政以賄成之意亦卽國語芮良夫諫用榮夷公專利之意若以家嗇爲稼穡則與芮良夫解及國語不應矣但鄭箋下章忽又訓立王爲粒王者蓋因毛詩稼穡卒痒之語考韓詩外傳里克對魏文侯曰吳之亡也數戰而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

騎上下俱極此夫差所以喪于干遂也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

王則韓詩不訓粒王明矣外傳又載晉平公寶藏之臺燒晏子

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筐篋今百姓裋

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君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也詩

曰家嗇維寶代食維好

今本外傳作稼穡者淺人用毛改之

是韓詩作家嗇不作

稼穡明矣降此蝨賊家嗇卒瘁者言此吝嗇肥家之人聚斂專

利爲民蝨賊所以覆滅我王者皆此輩也使之贅荒中國則有

餘使協力以念穹蒼則不足蓋流汾未久共和未立天意未測

史記齊世家武公九年厲王出奔九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是出奔之時共和未卽位也又年表共和元年大臣共

和行政二年厲王子居召公宮是國人圍太子尙在共和次年也芮良夫詩當作於此一二年間

故詩人追痛

厲階復悲胥溺與芮良夫解前後一致豈僅憂稼穡籌荒歉乎

芮良夫解何無一言及於飢饉乎至後八章專刺寮友貪諛尤
與芮良夫解表裏解曰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導
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又曰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
事不勤一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又
曰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
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厥惟哀哉皆與後八章刺寮友同情同
聲而詩作於流彘之後則餘黨未退民心未定故曰靡用其良
覆俾我背猶庶曰式藏覆出爲惡也曰民之未戾戾定也

問崧高之詩生甫及申鄭注禮以爲仲山甫及申伯而箋詩又
以爲穆王訓夏贖刑之甫侯皆殊毛誼若謂出韓詩則一家而
二說者何國語齊許申呂由太姜則申亦周初之國不得爲宣

王之始封且申伯王之元舅則厲王后亦姜姓據春秋逆王后
于紀之例申國當已進爵爲侯乃宣時尙稱申伯至幽王乃稱
申侯者何曰申甫二子佐周中興必非遠引毫荒贖刑之甫侯
則呂氏祖謙辯之矣甫者男子通稱不可與申國之名並舉則
孔疏辯之矣至張衡傳申伯樊仲實幹周邦自兼用崧高烝民
二詩故以樊仲居申伯之下又不出山甫之字明非鄭注所本
孔疏辨鄭禮注之失亦不言出韓詩也蓋此詩生甫及申當合
揚之水崧高二傳而釋之崧高傳云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
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揚之水傳云申姜
姓之國平王之舅甫許皆諸姜也夫崧高惟美甫申而傳必兼
齊許揚之水箋但謂申國母家迫近彊楚而甫許則無說傳乃

以諸姜釋之何哉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之國媵之天子則三國

來媵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生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

伯賜姓曰姜亦以申呂齊許皆太岳之後然則周自太王武王

以來世與諸姜爲昏姻申伯嫁女於周必齊甫許媵之

甫或作呂聲近

通用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受封于呂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

故宣王封申詩必兼美甫

而兼城齊平王戍申詩則戍甫而兼及許正以母黨勛戚之國

世藩王室不然崧高美申何不匹以方召揚水備楚何不兼戍

鄭息乎

揚之水疏因鄭箋無說遂謂重章變文協韻其實不成申甫通詞知窮而陳啟源反以崧高鄭箋之義爲毛傳

之義豈知毛者哉

況山甫樊仲均非四岳之後何得爲岳降神乎正義

言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于謝既改大其邑亦當

褒進其爵特遷其詞耳考下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本侯爵

桓九年左傳
荀侯伐曲沃

而以為二伯之故得稱郇伯

傳云二伯
箋云州伯

則申既為

當州之伯統一方諸侯非謂侯伯之伯也申甫及齊皆四岳後
大國豈有齊甫並周初之侯而申獨伯爵直至幽王時始侯者
哉詩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明為改封遷國之事往近王舅南
土是保明是命為豫州之伯既為遷國則與始封錫命無異矣
至因是謝人箋謂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疏謂謝本周南方
之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他徙其地空虛故宣王以封申伯王
逸注楚詞七諫則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徐謂本徐偃王之地
徐亡宣王以封其舅申伯然彭城之徐與南陽之申地不相接
惟潛夫論申在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于邑于序徐序謝皆一
聲之轉三家詩異文也鄭語史伯告桓公惟謝郟之閒易取

韋昭